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即本书作者 C. 大卫·海曼在完成轰动美国的《约翰·肯尼迪传记》后，推出了

美国的 激情、权力、政治

——乔治敦女士俱乐部

POWER, PASSION, AND POLITICS IN THE NATION'S CAPITAL

[美] C. 大卫·海曼◎著 明焰·张丽华◎译
C. DAVID HEYMANN MINGYAN ZHANGLIHUA



凯瑟琳·格雷厄姆
KATHARINE GRAHAM



洛兰·库珀
LORRAINE COOPER



伊万杰琳·布鲁斯
EVANGELINE BRUCE



帕梅拉·哈里曼
PAMELA HARRIMAN



萨利·奎因
SALLY QUINN

THE GEORGETOWN LADIES' SOCIAL CLUB



東方出版社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即本书作者 C. 大卫·海曼在完成轰动美国的《约翰·肯尼迪传记》后，推出了

美国的 激情、权力、政治

——乔治敦女士俱乐部

POWER, PASSION, AND POLITICS IN THE NATION'S CAPITAL

[美] C. 大卫·海曼◎著 明焰 张丽华◎译
C. DAVID HEYMANN MINGYAN ZHANGLIHUA



凯瑟琳·格雷厄姆
KATHARINE GRAHAM



洛兰·库珀
LORRAINE COOPER



伊万杰琳·布鲁斯
EVANGELINE BRUCE



帕梅拉·哈里曼
PAMELA HARRIMAN



萨利·奎因
SALLY QUINN

THE GEORGETOWN LADIES' SOCIAL CLUB



東方出版社

策划编辑:杨松岩

责任编辑:申 珺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激情、权力、政治——乔治敦女士俱乐部/[美]C. 大卫·海曼著,明焰 张丽华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2

ISBN 978-7-5060-2564-5

I. 美… II. ①海…②明…③张… III. 政治-研究-华盛顿
IV. D771.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718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5-1197 号

Copyright © 2003 by C. David Heymann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C. David Heymann 授权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美国的激情、权力、政治

MEIGUO DE JIQING、QUANLI、ZHENGZHI——QIAOZHIDUN NÜSHI JULEBU

——乔治敦女士俱乐部

[美]C. 大卫·海曼著,明焰 张丽华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8

字数:29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2564-5 定价:3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作者致词

一谈到华盛顿的主要权力机构,大家可能立即会想到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和最高法院,而实际上华盛顿真正的权势中心却当属乔治敦。这个温馨的小镇建于18世纪,坐落在华盛顿最老的城区,风景如画。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在白宫执政的时候,评论说:“每位研究华盛顿政治的学生都应当知道,政府的许多事务都是在晚上商定的,有时是一块喝酒的时候,有时是在宴会席间——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在乔治敦。”

约翰逊总统没有指出的是,这些晚间活动大部分都是女人构思、策划、推出和指导的。在后边的文章里,我将通过五位女士——凯瑟琳·格雷厄姆、罗兰·库珀、伊万杰琳·布鲁斯、帕梅拉·哈里曼和萨利·奎因——的公众和个人生活,以及大量相关人士——男士和女士——的生活方式,来回顾乔治敦50年来女性影响力的发展和变迁。

因此本书重点讲述了几位有抱负、自立的女性的故事,她们碰巧都在同一时期居住在乔治敦;她们追求相同的目标,有着共同的兴趣;她们的生活道路常常交叉重叠;她们生活在同一个圈子,和同一群人交往;她们的丈夫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事业有成、追求权势,时时处处把自己的事业凌驾于妻子的事业之上。除了婚姻和孩子,让这些女士走到一起的,不但有她们艰难取得的成功和胜利,还有她们

的损失和失败。在她们各自的生活中，都隐藏着一些黑暗的秘密，这些秘密几乎能够毁灭她们长久努力取得的一切。最后，这几位乔治敦的女士的共同之处，还在于她们都能在公众面前保持得体的姿态，来维护她们想要留给公众的形象，不管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不管得承受多大的压力。

罗纳德·里根总统杜撰了“乔治敦女士俱乐部”这个词，来指华盛顿一群杰出的女性，她们的背景、勇气、财富、视野、智慧和抱负赋予了她们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在这样一个历来由男人统治的城市里演绎出一道独特的风景。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被乔治敦的一位女士拉下马的，他评价乔治敦的女士们为“爱搞影子阴谋的女人们”。这个评价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很精妙。这些女士正是从影子里走到光亮中的。她们的派对、她们的个性以及她们的存在塑造了20世纪的人类历史，而且影响着21世纪。

目 录

CONTENTS

作者致词	(1)
第一章 最后的宴会	(1)
第二章 菲尔 & 凯	(16)
第三章 P 和 Q 街坐标	(41)
第四章 转折点	(63)
第五章 大使夫人	(72)
第六章 参议员夫人	(95)
第七章 行尸走肉	(120)
第八章 碍手碍脚的女人	(153)
第九章 风云盛会	(171)
第十章 能干的奎因	(213)
第十一章 洛兰和伊万杰琳	(247)
第十二章 乔治敦与好莱坞	(275)
第十三章 女王帕梅拉	(298)
第十四章 谁毁了乔治敦?	(332)
尾 声	(369)
死的象征 信息来源说明	(371)
致 谢	(373)

第一章

最后的宴会

多年来,在华盛顿有两份请柬特别珍贵。一份是白宫的请柬,另一份是邀请你到《华盛顿邮报》公司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家做客的请柬,她的家坐落在名流汇聚的乔治敦一隅,R街2920号。格雷厄姆举办过众多聚会,但就影响和氛围来说,没有哪次的影响能超过2001年7月23日在她家中为她举行的私人葬礼。六天前,格雷厄姆和儿子唐纳德——《华盛顿邮报》当今发行人——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时因不慎摔伤而导致死亡。那天,格雷厄姆在太阳谷自己住宅外的人行道上摔了一跤,头部撞到地面,导致脑出血,被立即用直升飞机送到博伊西的一家医院抢救。入院三天来,格雷厄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她的家人陪伴在她的病床前。最后,依照她立下的遗嘱,医生取下了呼吸机,几分钟后,这位84岁高龄的报业女强人离开了人世。

7月23日上午,六位护柩者把那只胡桃木制的黑色棺材缓缓地

从华盛顿国家大教堂抬出来,送到等在外边的灵车上,灵车将把棺材运到花园公墓——橡树山,全国各地的人可以通过电视观看葬礼的举行,葬礼进行过程中,一直演奏着悲戚的音乐,一股怀旧和伤感的

情绪久久弥漫在人们心头。橡树山公墓是座建于19世纪的花园公墓，就坐落在格雷厄姆家的街对面，格雷厄姆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1963年往右太阳穴开枪自杀身亡后也埋葬在这里。凯瑟琳的下葬仪式按照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传统进行，只有她的直系家属参加，主教兼密苏里共和党前参议员约翰·C.丹弗斯主持了下葬仪式（他在葬礼上说道让“尘归尘，土归土”），整个仪式持续了不到20分钟。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开了一个招待会，《华盛顿邮报》把这次聚会称为“凯·格雷厄姆最后的宴会”，仿效1997年该报在报道另一位乔治敦名人帕梅拉·哈里曼在国家大教堂举行的葬礼时用的标题“最后的鸡尾酒会”。应邀前来参加招待会的大约有500人——有些人步行、更多的人坐高级轿车前往，招待会上同样弥漫浓郁的忧伤情绪。和她以往举办的所有聚会一样，凯的去世又一次把不同党派的知名人士、商界名家、媒体巨子、出版业巨头、外国政要、名门贵妇、乔治敦深居简出的普通公寓居民、贵族以及关系网庞大的社交名流聚集在了一起。一位被派来报道此事的记者信手写道“来参加招待会的人非富即贵……”招待会上显贵云集，并不令人意外。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美国所有的报纸、广播和电视，都报道了凯瑟琳·格雷厄姆去世的消息，而且大部分都以头版头条或原声摘要播出，大献溢美之词：“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女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女人”、“美国女王”、“女王逝世、女王万岁”等等。

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房子是一幢坚固的米色砖屋，前部呈方形，带着绿色百叶窗，屋子前面有一堵很高的锻铁篱笆，把屋子和街道隔离开来。1947年凯的父亲花了12.5万美元从威廉·J.多诺万（“怀尔德·比尔”）的手上买下了这所住房并送给了女儿女婿。威廉·J.多诺万是战略情报局（OSS）局长，那是二战期间一个充满危险的间谍机构，也是今天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这屋子分好几层，有九个卧

室,面积9000多平方英尺,树立在乔治敦那些小房子中,就像格列佛到了小人国。屋子外表简洁,看上去像乔治敦周边郊区的一处舒适的乡村住宅——屋子的中心部分建于1784年——起初菲尔和凯觉得这屋子太宽敞宏大——它有一个旧式的后廊、一个独立的马车房(后改做了车库),而且周围树木荫翳——这些都让这一投资升值。后来凯·格雷厄姆对房子做了多次翻修和改造,包括修建了一个户外温水游泳池,但这房子原先的大部分特色还是保留了下来。

沿着一条半圆形的鹅卵石车道,穿过石头门柱和门卫,就到了大门,再转过去就是一个电控出口。屋前的草坪树木茂密,夏天的时候草坪就掩映在这浓密的树阴下,宴会常常在这草坪上举行。一般宴会的头一天会在草坪上搭起帐篷,在帐篷里面,摆着自助餐桌,餐桌上摆放着手拿三明治、火腿片、牛柳、鸡肉沙拉、花式面包、小饼干、巧克力、果馅饼和新鲜水果。草坪四处还有好几个吧台,提供咖啡、茶、牛奶(给孩子准备的)、冷饮和酒精饮料。

帐篷的前面,在格雷厄姆的众多敬慕者中,站着本·布莱德里,他从1968年到1991年一直担任《华盛顿邮报》的执行总编,是凯瑟琳的亲信之一。在上午的葬礼上,布莱德里发表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颂词(“她是一个奇特的女人,我非常喜欢她”),此刻他正在详细讲述真实的凯·格雷厄姆的生活,听众听得津津有味——她热爱新闻、喜欢看电影、喜欢享受名人的高贵生活,还喜欢吃冰淇淋;在男人面前,她喜欢卖弄风情,和其他女人在一起时,她又对服装和香水很感兴趣;她忠诚、投入、高贵和充满幽默感。而这些个性当中最突出的就是她的幽默感。

布莱德里说,“我会想念她的笑”。

“她笑得很有力,”人群中另一个人附和道。“她的笑声仿佛从她肚子的某个深处发出,在屋子里飘荡,像滚动的雷声。非常有感

染力。”

围在布莱德里身边的有水门事件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前国防部长威廉·柯恩、参议员约翰·克里和夫人特雷莎·海因茨、时装设计师奥斯卡·德拉伦塔、电影导演迈克·尼科尔斯和夫人黛安·索耶、杂志编辑蒂娜·布朗以及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萨利·奎因——本·布莱德里的太太，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撰稿人——思考凯瑟琳·格雷厄姆的逝世所带来的影响后，对来自《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说：“许多人都认为白宫是华盛顿的中心，但事实上多年来凯的家才是华盛顿的中心，但现在这个中心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

招待会上久未谋面的朋友再度相逢，互相拥抱亲吻。大家都沉浸在对往事的缅怀中，谈论着一个女人丰富而有意义的一生。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是凯瑟琳·格雷厄姆40多年的密友，谈起凯的种种不凡业绩；她在提高女性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勇于接受挑战、五角大楼的文件、理查德·尼克松和水门事件，她决心把《邮报》办成美国最好的两三份刊物之一。从约翰·F.肯尼迪到乔治·W.布什以来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除了理查德·尼克松以外，都曾经坚持到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家中拜访，这实在是不足为奇。

招待会上没有安排人列队欢迎，凯瑟琳的曾孙女、十个孙子孙女和四个孩子——伊丽莎白（“拉莉”），唐纳德（唐尼），威廉和斯蒂芬——随意地散布在客人中间，和他们握手，和老朋友拥抱。据媒体称，拉莉为葬礼和招待会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但就葬礼的某些细节她和国家大教堂的工作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以至他们要求她另选一名家人代表，那时她才冷静下来。此刻在招待会上，由于身为长

女,她表现得似乎比弟弟们都活跃外向。而次子唐纳德还跟往常一样低调。

在招待会的途中,有人看见投资大师华伦·巴菲特、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和当时美国在线服务公司时代华纳的主席斯蒂夫·凯斯聚在屋子的一角,正密切地交谈。一位出席招待会的客人朝他们的方向做了个手势,打趣地说“那边有 2000 亿美元”。凯瑟琳·格雷厄姆跌倒时,他们三个都在太阳谷出席国际商务会议;她出事两天前,还和他们三个打桥牌,那是她最喜欢的娱乐(她本来喜欢网球,但后来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就改打桥牌)。(据报道在那次会议期间,她最高兴的事是能和演员汤姆·汉克斯私下见面以及和墨西哥总统文森特·福克斯的一次工作早餐会。)

在 R 街屋后以及车道边的也都是些大名鼎鼎的重要人物。有副总统迪克·切尼及夫人琳;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及身为民主党纽约参议员的夫人希拉里·罗德汉·克林顿,前克林顿内阁成员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唐娜·沙拉拉和罗伯特·鲁宾,克林顿的密友及顾问弗农·乔丹,地方官员安东尼·威廉姆斯、沃尔特·E. 华盛顿和马里恩·巴里,金融家罗纳德·佩雷尔曼;还有国际传媒大亨鲁珀特·默多克、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芭芭拉·沃特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汤姆·布鲁考、《纽约时报》出版人阿瑟·苏兹伯格;纽约州长乔治·帕塔基及夫人利比,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奥林·哈奇、约翰·麦凯恩和已故菲尔·格雷厄姆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鲍勃·格雷厄姆。你要是也能来参加这次招待会,以后尽可在别人面前大肆吹嘘。

在屋里,一楼的一间设备完善、屋顶很高、刷成珊瑚红的客厅里,坐着格雷厄姆家一些别的相识和朋友,其中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报纸专栏作家阿尔特·布赫瓦尔德、公共电视晚间

新闻的主播吉姆·莱勒、传媒大亨巴瑞·迪勒和作家威廉·斯泰龙（《苏菲的选择》的作者）。在葬礼上演奏大提琴的马友又露了一下面，因为事先有约提前离开了。亨利·基辛格和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两人那天上午在教堂的诵经台和本·布莱德里一起赞美凯，此刻他俩正呆在图书馆，图书馆大小和屋子相称，沿墙摆放着一排排的书，那些书都是皮面精装本，用的都是未经漂白的本色纸张。

基辛格感叹说：“她去世的时候还穿着长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是那样活跃。尽管我并不认识早年的她，但她能从一个没有自信的家庭主妇变成美国传媒界顶尖媒体的一把手。肯尼迪时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乔治·邦迪曾评论说凯是继维多利亚女王之后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人。”

对于美国电影协会的主席兼林登·约翰逊时期的白宫新闻秘书杰克·瓦伦蒂来说，格雷厄姆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客厅走到另一个客厅，时不时地停下来仔细端详蒂法尼玻璃框里的照片和其他一些勾起人回忆的纪念品。“从这里衍生出的历史已经无法再现了，”他说，“在凯举办的晚会上，到处都能听到精彩睿智的谈话和辩论。她是华盛顿的女老前辈，也只有她的请柬能像御前演出一样那么受重视。”确实如此。凯·格雷厄姆的聚会有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两边的人士参加，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沙龙。壁炉中有火在熊熊燃烧，蜡烛点在乔治王时代精美的银质烛台上，在温暖的炉火的映照下，在柔和的烛光中，谈话变得活跃起来，而且风趣睿智，祝酒词也很精妙。在宴会上，大家交流看法和信息，谈话绝不会流于平俗。客人通常都是来自政府、商界和媒体的代表人物，他们往往消息灵通、富有影响力。来参加聚会的人都知道他们目睹的是美国优雅生活的一个片断，在当今美国已经日渐稀少了。

瓦伦蒂回忆起 1965 年的一个晚上,约翰逊总统来参加格雷厄姆家的晚宴:“总统曾经非常喜爱菲尔·格雷厄姆。事实上,1960 年约翰·F. 肯尼迪主要就是听取了菲尔的建议才选择林登·约翰逊作为他的竞选伙伴。因此约翰逊和菲尔的遗孀之间有着一种非常自然的亲近感。就在那个晚上,其他的客人都回家了,林登·约翰逊和凯以及她的三个孩子坐在一起,开始跟他们讲他们父亲的故事。一些很亲切的小事,他讲的时候总是带着赞赏的口吻。而这些孩子,最小的八岁,最大的 14 岁,都听得入了神。后来凯告诉我说,总统抽空和孩子们谈他们那已经自杀的父亲,是最让她感到高兴的事情。而且总统不止一次这样做。还有一次,他把他们父亲以前写给他的信件带来,大声读给他们听,告诉他们菲尔对他有多么重要。这时候总是林登·约翰逊最可亲的时候。”

如果说瓦伦蒂的回忆似乎有点多愁善感,但确实指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凯·格雷厄姆去世之后,人们似乎没有理由再回到她的屋子里来,她的孩子们肯定也有这种感觉。在凯去世十周后,他们把她的住所拿去拍卖,要出 835 万美元的高价。由于凯瑟琳·格雷厄姆在里面住了 50 多年,这屋子(在市场上称作比尔-华盛顿宅),用房地产经纪人的话说,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根据最新的乔治敦税收报表,这房子的账面价值是 347 万美元,比要价低了大约 500 万美元。由于这房子要价高,加上高昂的养护费以及需要做大量的整修,鲜有购房者能支付得起。直到 2002 年 3 月,37 岁的风险资本家马克·费恩付了一笔“不明数额”的钱,买下了这房子。被卖掉的还有凯在玛莎岛的一处房子,以及她在曼哈顿的一处合作公寓。她的家具、个人物品、书籍和艺术品(主要有雷诺阿的一幅画和马斯登·哈特利的一幅画)也在华盛顿的韦施勒(Weschler's)和纽约的索斯比(Sotheby's)拍卖行分批拍卖了。

《纽约客》作家肯·奥莱塔评论说“这是凯·格雷厄姆最后的宴会”，他和身为纽约出版经纪人的妻子阿曼达·“宾奇”·厄本参加了葬礼和招待会。“凯最擅长把大家聚集起来。今天我们回到她家，最后一次聚餐聊天。她会喜欢这个聚会的。”

奥莱塔的说法不无道理。凯·格雷厄姆热爱聚会，聚会是她生活和个性的基本组成元素，认识她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即使在身体不适的时候，她也会出现在聚会上，脚上带着铃铛、脚趾上套着指环。聚会不但可以让她接触到她想接触的人，而且聚会上的闲谈和重要新闻也是她麾下的两大刊物：《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的重要信息来源。举办聚会和参加聚会就是她工作的一部分。自从丈夫去世之后，这一工作就成了她生命的重心。

在下午的聚会上，对于凯的离去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她的邻居兼密友、89岁高龄的波莉·魏斯纳·弗里奇。波莉婚前叫玛丽·埃利斯·诺尔斯，以前身体很健壮，现在已经变得很虚弱。她于2002年7月9日去世，享年90岁，比凯多活了一年。她出生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一个富有的家庭，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镇长大，之后在马里兰州斯蒂文森一家名为圣提摩太的寄宿学校就读，该学校只收富家子弟。早在二战期间她和凯就在纽约结识。波莉的第一任丈夫弗兰克·魏斯纳后来担任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负责人，在去中央情报局之前，先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两年，因此1947年他们从纽约搬到华盛顿，也就是那时起波莉和凯的关系开始变得非常密切。在凯·格雷厄姆那本获过普利策奖的自传《个人历史》中，她写道“在社交联盟方面，菲尔·格雷厄姆注意到波莉·魏斯纳、伊万杰琳·布鲁斯和我总是在早上进行三方会谈。他把我们的这个对话称为‘九点会谈’并说他也想加入进来。”

这个早间电话会谈的三方之一是伊万杰琳·布鲁斯，她在1945

年嫁给大卫 K. E. 布鲁斯——大卫后来成了出色的驻法国、西德、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政治中心城市的大使——之前就认识凯·格雷厄姆。朋友们喜欢叫她万杰，通过凯·格雷厄姆她又认识了波莉。和凯一样，她也住在乔治敦一幢年代久远、豪华舒适的房子里，相隔只有几个街区。她俩都有孩子，丈夫都出身于南方的贵族家庭，并且他们都是学法律的——弗兰克·魏斯纳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大卫·布鲁斯毕业于马里兰大学，他们也都事业有成，在 30 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担任华尔街一流投资公司的代理律师。二战期间，布鲁斯和魏斯纳都在战略情报局工作，布鲁斯担任英格兰地区的行动主管，大卫是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主管。他俩都直接听命于“怀尔德·比尔”多诺万。后来命运安排弗兰克·魏斯纳得了躁狂抑郁症，继 1965 年菲尔·格雷厄姆自杀两年后也自杀了。大卫·布鲁斯 1977 年去世，1995 年，万杰也去世了。在橡树山公墓，布鲁斯和格雷厄姆家族的墓地紧挨着，只隔 15 码。

1951 年是乔治敦建城 200 周年，暮春时节，菲尔和凯·格雷厄姆举办了一个晚宴。伊万杰琳·布鲁斯前来参加。万杰的丈夫当时是美国驻法国大使，从巴黎只身飞回美国本土进行短暂访问。格雷厄姆家庆祝乔治敦建城 200 周年的聚会代表了一种转变，在他们以往的聚会上，大家不拘形式，一起搞些娱乐活动，主要有每月两次的非正式周日早午餐以及大多由《华盛顿邮报》职员参加的每年一次的圣诞宴会。200 周年聚会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第一次客人都穿宴会小礼服并带黑领结的晚宴，他们搬到 R 街以来一直试图举办这样的宴会。由于菲尔讨厌人多拥挤闷热，凯也相对缺乏主持这种晚宴的经验，因此格雷厄姆一家对这次晚宴都感到很不适应。

那晚的客人有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众议院发言人山姆·雷博恩、华盛顿最大且最有名气

的律师事务所科温顿和伯林的创办人之一爱德华·伯林、未来的国家美术馆馆长约翰·沃克及夫人玛格丽特、女演员兼社交名流康斯坦斯·贝内特及她的第五任丈夫、空军准将约翰·西龙·库尔特，还有菲尔·格雷厄姆的老上司、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总共有 24 位客人。主宾是法国驻美国大使亨利·博内及其夫人，格雷厄姆夫妇是在当年记者沃尔特·李普曼举办的一次新年聚会上与他们相识。这些客人要么在乔治敦居住要么常在乔治敦参加晚宴活动。

据伊万杰琳·布鲁斯的回忆，那天晚上，菲尔·格雷厄姆——喝完了满满一杯香槟酒后——情绪高昂、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就“小小的乔治敦王国”的生活和时光发表了一通漫无节制的宴会前演说。乔治敦城方圆一平方英里，距离白宫一英里远，在 1703 年的时候成为尼南·比尔的专属地，名叫敦巴顿石头镇，尼南·比尔是一位苏格兰移民，后来作了马里兰州军队的总司令。比尔和他的军队负责把原先居住在此地的土著居民赶出去并把他们重新安置。到 1751 年，石头镇迅速发展成一个兴盛的烟草港口，也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城市被合并并且以英格兰国王乔治二世的名字重命名。国内革命之后，1791 年，乔治·华盛顿在乔治敦的萨特酒馆和大地主及地方官员签署公告创建联邦城——华盛顿特区——作为美国政府的永久所在地。然而乔治敦一直保持它特有的地位，那里人口较少，有自己的公民理事会以及清晰的地理边界。北边是橡树山公墓，南到波托马克河，东达岩溪，西至乔治敦大学。

来到乔治敦，你会看到花园、绿树夹道的蜿蜒道路、联邦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住宅群，这个城市与其说是一个确切的地方，不如说更是理想中的一个境界。正如菲利普·格雷厄姆形容地那样，“这里是政府和新闻界那些有名的、即将成名的和曾经有名的人的

家园。”而在1951年的时候，只有那些有眼光的人才能认识到乔治敦重要的社会和金融地位，1950年——以及旧乔治敦法案通过之前，这里一直没有种族歧视，居住在这里的黑人和白人一样多。现在许多内阁官员、国会议员、情报机构官员以及退休的大使们居住的房子，过去都属于那些贫穷但自重的黑人家族。这些黑人离开之后，这里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重建活动，乔治敦房地产经纪人之间也掀起了一股并购狂潮，他们想方设法地购买出售的房屋及不动产，因为此处紧邻华盛顿，已经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社区。随着黑人撤离到远离华盛顿的地方或者该城市东南部的阿纳卡斯蒂亚地区去，一批身居高职、有经济实力的年轻人涌入。房地产大幅度升温，最近有人出了一笔钱，买下了1800年建造的联排别墅中的一幢（离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曾经居住过的房子不远），外部建筑面积是13英尺×19英尺，将它拆掉重建，再卖得一笔更大的数目。乔治敦的商业房地产的价值大幅度上升。曾经进行过奴隶贸易的威斯康星大道上的一个店面被改造成高档的美容院。坐落在C&O运河沿岸的一片简陋的小屋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有多个单元的六层办公大楼。城市改建行动方兴未艾。

“乔治敦是个独特的城市，”格雷厄姆说道，停下来又喝了一杯香槟酒。“在别的城市，人们参加聚会主要是为了找乐子，在乔治敦，那些在聚会上找到乐子的人很可能没有完成多少工作。因为乔治敦的聚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聚会，而是工作时间之外的工作，是通过请柬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谈正事。乔治敦在玩的时候也是在工作。由于此地特别的人口构成，这个地方注定会有这样的“高尚”追求，比如交换政治消息、传播思想、取得联系、建立联盟。公平地说，大量的政治决定都是在乔治敦的晚餐桌上做出的，其数量连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也赶不上。”